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九 起建元元年盡元光元年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諡法威彊叡德曰武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二

辛丑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所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 補註廣川故城在河間府

南二百里景州西南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

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

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毋乃任刑之意與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謂一元之意言春秋以一年爲元年其中有意存焉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漸音尖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上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仲舒對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謂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故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以授之位以試其材）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囹獄名囹領也圄禦也謂領錄囚徒而禁禦之也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囹音靈）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

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與貲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害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

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於是天子復册之仲舒又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䋣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古暗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盡於微則著者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

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抑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盭音戾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詭違也[illegible]也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傅音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囂衆怨愁聲也囂音敖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朘音子緣又音鐫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昔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天子擢爲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圃弟子亦莫見其面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欲伐齊問於柳下惠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春二月赦賜民爵一級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銖音殊)

夏四月己巳詔曰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

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諸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

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　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帝方好藝文而安辯博善爲文辭且屬尊故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及是入朝獻其所著書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國都頌故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必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尙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

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初竇嬰既相
籍福往賀因又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
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然今以毀去
矣嬰不聽乃令列侯之國欲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又舉謫
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
皆不欲之國故毀言日至於太后太后滋不悅至是嬰與太尉蚡
皆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有石奮者年十
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
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戚里孝
文時積功至太中大夫景帝時爲太子太傅奮及四子皆二千石

景帝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弟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而萬石君尚無恙其爲郎中令時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爲內史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之慶及諸子後入里門皆趨至家慶嘗爲太僕御出（爲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爲太僕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爲嬰蚡交惡張本）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

昌侯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盎之孫柏至侯也　初昌邑侯陳午尙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投上爲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　上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上患之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子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耳宜深愼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之上巳祓禊也○祓音弗禊音異　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公主景帝女嫁平陽侯曹壽　平陽公主見上未有子豫求良家子十餘人飾置家及帝過之出侍帝無所悅旣飮謳者進上望見衞子夫獨悅焉平陽主因送之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

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曰財遣于侯家供事也與子夫母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青長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館陶公主也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據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爲建章監而兼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衛又有邢夫人與尹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于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也帝曰何以言之尹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

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時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癸卯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登參之子文帝之孫發與勝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　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歎息累重也欷歔欷也悲思之積於心則欷歎之發則其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音杳　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

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曬所賣反）明月耀夜蚊䖟宵見然霧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味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抪音布）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鼷音奚）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肺肝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疏謬又改腑爲附竊其義重疏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脈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於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濇春秋逆順知其死生轉聞王曰肺腑腹心也余謂史記從肺附則顏說爲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于帝兄也○藩音翻又音色）今羣臣非有葭

莩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莩音孚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惄思貌也音匿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屬齊九河皆在平原渤海郡界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案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七國之敗也吳王子駒亡走閩越補註閩越即今福建福州府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莊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東南邊越會稽守欲距灋不爲發以法距之無漢虎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謂曉諭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閒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卽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吾音虞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

朔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枚皋者乘之孽子也年十七上書梁王因得召為郎後遇讒沒入家室皋亡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侍詔皋不通經術而善辭賦其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自言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骫骳音委避屈曲也上雖寵異諸士然相如常稱疾避事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長相優俳優即今弄人調戲者○俳音排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遊宜春長楊宮名水經註云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盩厔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

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遊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亙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經註云水出宏農西石隄山北逕柏谷亭下即帝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止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

等諸宮師古曰爲休息更衣之處宜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註宮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柞音昨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爲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盩厔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杜佑曰盩厔唐爲宜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盩厔音周質曰時未爲京兆扶風馮翊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予據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都尉爲右扶風是爲三輔表屬縣草田草謂荒田之未耕墾者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南河內河東爲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滻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滻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

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產富饒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卬古仰字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芋卽蹲鴟也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爲芋魁其小者附麗甚衆白鼃可食鼃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腳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固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于昆明池北在上林苑中霸註鄠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北鎬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廣狐菟之苑菟古兔字通用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賈場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惕音陽又音傷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

深游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謂榮輿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貢父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補註言一日之樂有傾覆之危甚大此何足以相當而乃以彼易此貢父欲改不作亦亦迷謬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于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北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漢志給事中關通內外蓋以給事禁中名官也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疏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爲豵二歲爲豜二獸皆能突人○豵音粽豜堅牽毚覗四音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接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

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賁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犯屬車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應劭曰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爲清道灑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後車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音厥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怨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考異曰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救東甌及徵行始出終言之

甲辰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於東北

是歲南越王佗死其孫文王胡立

乙巳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淸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

丙午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爲休息閒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

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爲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絕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胡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服初四

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發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閒中閒

也或入九百里或千里也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於地圖也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醇也八月嘗酎于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內都內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酎金于中國言其地無益也○酎音宙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可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

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齎也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轎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籃輿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拕曳也○隃與踰同拕音拖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下皆與石相擊觸也林中多蝮蛇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音福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也[illegible]正筒通鑑誤闕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流也○淦音紺又音甘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軼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于邊爲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即嶺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壄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積石○嶠音橋不可以大

舟楫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干縣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也○癉音旦上聲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蠚音絳又音郝又音釋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補註按上書時想餘善已殺郢但傳聞未有確信是誰所殺故曰甲甲之爲言猶云某甲也餘善雖弒君未嘗誅死此云甲以誅死者亦傳聞之誤耳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

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畜養之畜音旭六畜之畜音休去聲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勧勧倦同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師古曰郡都尉姓屠名睢又使監祿鑿通溝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

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行者謂顏色行伍是拒敵之意文穎解作雁行無謂）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師古曰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不足爲一日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

道信充滿于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郢發兵拒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繇邑號也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

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遠好語而入）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助既諭南越及淮南而歸上大悅之助嘗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願爲會稽太守於是從其請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

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對願因歲計入朝乃復留侍中　是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以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爲主爵都尉（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比屋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按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illegible]時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又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丁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以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盤洲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驍音囂又音驕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爲伍也部有校

〔尉伍有伍長〕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鋗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鐎音焦鋗音宣又音涓銚音姚又音調埤音皮又婢倪之埤則音比〕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

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廢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補卷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十 起元光二年盡元朔四年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戊申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孫脩嗣侯七年有罪酎爲司寇少君當是爲脩舍人班志涿郡東南深澤縣 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 如淳曰物謂鬼物也 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以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壽可益益壽而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藥之分齊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縣屬濟

陰都子據班志亳爲山陽郡亳作薄誤姓由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索隱引樂汁徵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謬音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元矩黃帝名神斗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鴈門馬邑豪聶壹馬邑縣屬鴈門郡豪謂以貲財武力雄于鄉曲者聶姓也壹其名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爲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爲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

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應劭曰槥小棺也○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與兵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墮音隳）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卒遺敵人令其擒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

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至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

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羅甚武州故城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說非也逗留止也撓謂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記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海師古曰頓邱邱名因以爲縣本衞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邱屬東郡勃海乃在頓邱東北恐誤今不取霸註頓邱卽今大名府之德清縣　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曰甄城以南濮陽以北爲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在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卽

濮陽縣境堤名也爾註濮陽即今東昌府之濮州瓠子口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音戶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北師古曰即今鄆州鉅野縣通淮泗決河之水由鉅野而通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鄃縣屬清河郡爾註鄃今東昌府之夏津縣○鄃音輸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爲諸郎諸郎諸曹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故燕相灌將軍夫獨不去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孟吳楚反時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

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往復太尉周亞夫壯義之恐亡夫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百十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卿相侍中賓客紛衰者言交游之間若卿相侍中一輩賓客絕少也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按史記元文云夫以服請宜往六字難解故漢書改曰夫以服請不宜蓋悔其昨日不宜以服請丞相之來然既已請之丞相許來魏其倚具則我今日不得不再往請之乃駕自往迎丞相魏是不得已之意此夫之所以不懌

也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
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
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
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
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
灌夫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隙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
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是年春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至是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灌賢嬰之孫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灌夫本姓張其父孟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于嬰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姓灌氏爲灌孟灌孟之從討吳亦嬰子何請之爲校尉夫之創少瘳復請往擊吳軍何壯義之恐亡夫乃言于太尉太尉固止夫是潁陰侯兩世加恩于灌夫父子灌夫于潁陰侯乃通家子也此所謂臨汝侯名賢乃灌嬰之孫改封于臨汝者也想侍其累世恩

情故不避席耳而夫鄙罵之亦忘其本矣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匿避也謂避其家入不使之知也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轢音歷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今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君何不自喜猶言君何不自愛）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

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齚舌自殺齚音宅又音責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竪女子爭言何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而族誅夫

庚戌元光四年時魏其侯竇嬰雖坐罪應死群臣多冤之上遂不欲窮治其事田蚡遂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於冬十二月晦論殺嬰於渭城漢法春月不行重刑故蚡於冬盡殺魏其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疾蚡病一身盡痛若有

擊之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視之言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世謂尚有鬼殺一著少留畏懼于人也而傳者多鄙而不言何哉余故補之及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御史大夫韓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讀也余按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時帝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必出于忠厚雖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惟天子亦以爲國器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上以爲中尉　河閒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德景帝子帝兄也實事求是務得其實以求眞是也從民閒購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

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余據獻王傳舊書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也）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 余謂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補註被服謂居常時之服習造次謂急遽時之行動）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辛亥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余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師古曰太樂官屬太常肄習也）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王（劉攽

對君臣奏記杜業之言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焉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師古曰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裴駰曰按漢書音義枸木如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廣志曰枸

黑色味辛下氣消穀唐本草註曰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淵林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益皆有之實草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蓋來自牂柯則廣生始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蓽撥而蒟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蓽撥不用蒟醬故罕有知者○枸音矩蒟音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齊扒赤巳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杙華陽國志云楚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爲牂柯又後漢志註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南流入交趾界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鬱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爲鬱狀江即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爲南越王都漸述牂柯郎今四川道播州宣慰使司夜郎故址在播州北五十五里○牂音臧[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illegible]杙音亦爾蠻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本皆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

荊惟中蕉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巔生葉不過數十似栟櫚破其木肌理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吶音挺栟音并櫚音盧戲音吾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試前聞爲縣屬牂柯郎史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附錄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而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至是遂入朝封王後又爲武帝所殺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帝乃封其三子爲侯及其死也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桐師亦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西南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纛音道又音毒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 從巴蜀筰關入 李文子曰筰關在沈黎郡又云在犍爲郡界宋白曰眉州青神縣漢青衣山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爲郡地前註筰關在雅州榮經縣東北四十里一名大險關據邛崍九折坂之險○筰音作竹音莋 遂見夜郎侯多同 多同夜郎侯之名也 蒙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 李文子曰犍爲郡治鄨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註曰鄨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舊有鄨山後漢志鄨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水經註沅水出且蘭東至鐔城爲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貴州莊州即秦且蘭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章懷太子賢曰犍爲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鄨音閉 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班志僰道屬犍爲郡宋白曰古僰國縣有蠻夷曰道故爲僰道今戎州治所康曰僰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補註卽今四州馬湖府○僰音白 作者數萬人又轉漕萬餘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

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吏民曰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逃亡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今奉幣役南夷卽自賊殺或逃亡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筰才各翻漢志雅州邛崍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韋昭曰筰縣在越巂文穎曰邛者今爲邛都縣筰者今爲定筰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崍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巖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鄙

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昭為汙澤因名邛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州本其地○邛音窮嶲音髓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雅州嶲州等首領多姓冄者本皆冄種也後漢書冄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冄州本冄駹國康曰汁人依山居止累石為室至十餘丈○駹音尨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牂柯犍為西夷謂越嶲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澤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移於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為斯榆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沬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沬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作入繩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閭班志零關屬越嶲郡張揖曰鑿靈山為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廬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零與靈通用○

徼音叫橋孫水張揖曰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相如少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聞梁孝王好詞賦乃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

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相如乃與文君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天子大悅拜以爲郎至是持節往使西南夷道經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于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附錄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遺之曰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淒淒復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又遺之以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華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相如復書云五味虛甚嘗兆稱黍

五色有燦而不掩葦布惟北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之佳音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得文君悅其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貢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

秋七月大風拔木

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宮在長安城東南(附錄)長門賦序曰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司馬相如取酒乃為作長門賦以奏皇后復親幸序雖云然然實未嘗復幸也

竇太主慚懼稽顙謝上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董偃者與母以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入出竇太

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射御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主因令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袁叔謂偃曰足下私侍公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袁叔曰顧成廟遠而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萩音秋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則安枕而臥矣偃頓首曰謹奉教入言之主主立獻之上大說主壽使偃以黃金百斤爲袁叔壽叔因爲董君畫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愚一日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

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幸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耳後數日上復過主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韝音溝又音講）隨主伏階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董君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十五里高祖時制度草創至帝增脩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雞鞠之會（鬭雞及蹴鞠也鞠毬也以皮爲之）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是上爲竇太

主置酒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立列陛側也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說者以為短狐非也臣瓚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貢父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遷就魅蜮也余按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鱉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草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肌膚其瘡如疥陸佃埤雅曰蜮一名射工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為水弩○蜮音或又音域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

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

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

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豎貂易牙

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

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復

皆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亂塞門築牆不通人有

一婦人踰垣而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

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

然歎曰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

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之兄

通于哀姜莊公薨慶父弑其子般及閔公欲

爲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縊于密乃定魯管蔡誅而周室安上

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

龍東司馬門若蒼龍

闕內之司馬門也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曲逆侯陳何坐略人棄市國除何平之曾

孫也初平病將死謂人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也及是國除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也顏師古曰陳掌之妻衛子夫之姊也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可得　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故縱　初湯爲兒時父使守舍鼠盜其肉父還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惜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按傳爰書者謂傳送爰書如今之追逐赴對也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及治陳皇后獄上以爲能故使與禹定律令兩人交驩湯兄事禹然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

之嗣孤立行一意而已湯則舞智以御人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八月螟蟲食苗心謂之螟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訛誤因乘此語遂謂上計為計偕闕略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階階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菑川人公孫弘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已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之乃行國人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

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緰倍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緎音域 緵音宗）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宏至太常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

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中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理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

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以爲名復上書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答曰問宏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服習至可牽持爲服惟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宏尙竊遲之齊人轅固孝景時爲博士嘗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之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法律之書也道家以吾儒之書爲急故比之于法律）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豕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爲罪至是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宏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四郡）

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巴郡也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宏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宏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每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于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宏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宏其策文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宏為左內史然則宏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為洪西京雜記亦云宏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緣食之詔在八月則宏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宏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漢紀宏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嘗與汲黯請閒黯先發

之宏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宏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詰廷宏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宏宏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宏言左右幸臣每毀宏上益厚遇之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髭鬚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江都人也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上曰何不遇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顏駟三朝不遇事本出漢武故事後世皆誤用為馮唐事故白樂天詩曰重文輕卜式尚少棄馮唐又如劉孝標辨命論左太冲詩皆誤為馮唐然此日鬢髮白首而已借與馮唐傳父老何自為郎句略相干涉至于尚少之事則顏駟之事與唐何干且所謂三朝者指文景武而言也而白氏六帖乃云文帝問馮唐對曰臣三朝不遇豈可于文帝時便舉三世而言之邪

壬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 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追騎數百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惟青賜爵關內侯

初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嘗歸其父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〇民母青之嫡母也是鄭季正嘗從人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〇居室者衆徒所居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至是果驗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

上行幸雍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癸丑元朔元年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爲初始也　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

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之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舉薦得人曰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下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　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是爲戾太子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枚皋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語因蚩尤之旗致此誤亦猶言星孛在秦二世末年實爲漢元年也　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爲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萬二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考異曰安國死

在明年秋北終言之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初李廣之家居爲庶人也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至是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之以書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棱憺乎鄰國憺音淡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彌止也節所持之節也白檀縣名彌節者止其節而定居也匈奴聞廣復來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在郡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

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石矣　東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東夷濊君南閭等其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　師古曰南閭濊君名　食貨志彭吳開道通濊貊朝鮮置滄海郡　陳壽扶餘傳魏時扶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　范曄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　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　考異曰史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郡按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濊音穢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閒靡然騷動

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二王皆景帝子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春秋無終子之國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余按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幷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衞青

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槀令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東腄漢書作黃腄師古曰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杜佑曰腄即今文登縣○腄音誰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

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何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行其私也願陛下詳察之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

人以矯夸師古曰夸大也奢也矯僞也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五霸更起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霸既沒天子孤弱號令不行強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訴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伐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

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燔燔同）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

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深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棘與戟同師古曰矜者棘之把也）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也何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楚吳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

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主父偃尤親幸

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爲主父偃被誅張本

甲寅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

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初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錯行之故求雨則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及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見而嫉之竊其書以奏上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爲師書以爲大愚以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

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按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宋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賁故城今爲德靜縣治舊謂朔方郡即今陝西都司之寧夏衛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亦始於此漢既築朔方郡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

於建元二年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訾與貲同軹人郭解班志軹縣屬河內郡○軹音只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於發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及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睚音隘又音涯眦音在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

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問其故及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洛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是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郡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初解之徙也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實舉之解兄子斷楊掾頭已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師古曰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眶也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眦瞋目貌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司馬遷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取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游俠傳序云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

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識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

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
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
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
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
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
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
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阨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搤音扼以四豪

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鶩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季路死于衛侯輒之難仇牧死于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傳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灋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灋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

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取色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

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左傳註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絶淫智放

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大定而化成也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屬縣補註）（肥如郎今永平府之盧縣）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子燕三世至定國）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封傳懿王壽壽傳次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我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

門遂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子）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宏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十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御史大夫張歐（歐音區）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衡山國春秋之蓼國也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脩經學蓋諸孔子後也安國為從弟安國孔子十三世孫○蓼音了又音六）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

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乙卯元朔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以公孫宏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宏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宏無以應之宏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宏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宏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宏誠中宏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

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宏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彊國（敦燉）（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在張掖西北補註月支即今之赤斤蒙古衛）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持漢節不失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

十日至大宛（西域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闐音佃）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鄒水南月氏居媯水北）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乃還並南山（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山從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京城與漢南山屬○並音傍）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為太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三十歲唯二人得還（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

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廣伊稚斜立總言之〇身毒音乾篤即後世所謂天竺也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代郡唐尉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武帝母王太后也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廣其郡縣專力城朔方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以太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陰陽伺人主與俱上下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以迎上意千乘兒寬少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賃音任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其精勤如此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時湯所用盡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因為之作

奏即時得可湯異日見上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上曰我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向學以寬為奏讞掾讞音年入聲每用古法義決疑獄奏事即得讞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曰為臣議如上所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得釋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致人於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駡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丙辰元朔四年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上郡唐延綏銀之地高祖置定襄郡括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補卷十八終